

漢風堂
文集

牡丹賦



孫繼綱 著

漢風堂
文集

牡丹賦



中州古籍出版社

作者簡介

孫繼綱，字昇軒，男，漢族，一九四五年八月生，家居伊洛河間，自稱伊洛子孫。一九六四年考入洛陽市人民銀行，一九七九年奉調西藏，一九八一年內調回洛，供職於中共洛陽市委組織部，曾任常務副部長。

爲弘揚民族文化，從現職崗位上退下來後，組建了洛陽大學辭賦研究所，並擔任所長。因對漢賦的追慕，取堂號爲「漢風」，自稱漢風堂主。一九九三年起陸續發表了《白雲山賦》、《龍門賦》、《牡丹賦》、《與友論花賦》等賦作。其中《龍門賦》、《牡丹賦》先後被央視拍成賦體文學電視片，並在《電視詩歌散文》欄目播出。

主持洛陽大學辭賦研究所工作以來，組織編寫了六十餘萬字的《歷代詠洛賦評注》，策劃了由洛陽大學、中國辭賦學會共同舉辦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首屆中國辭賦創作研討會」。會議形成了「洛陽爲辭賦之都」的共識，提出了《關於中國辭賦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倡議》。

現爲中國辭賦學會理事、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理事、洛陽書畫院執行院長。

序

龔克昌

賦是在戰國後期出現、漢代繁榮發展起來的一種文體，它爲我國所獨有，可謂國粹，甚至堪稱國寶。賦曾統治兩漢四百年文壇，並爲封建王朝所壟斷，「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較好地完成時代賦予的任務。這是中國賦史上最輝煌的一頁。這時產生了許多著名的賦家和賦作。以司馬相如爲首的『漢賦四大家』及其主要賦作，可謂其中之佼佼者。

魏晉以後，隨着歷史的演進，朝代的更替，封建王朝已失去對賦作的控制。賦便漸漸爲一般官吏和文人所掌握，其內容

形式也漸由兩漢以頌揚鋪陳爲特徵的長篇轉人以抒發個人情志爲主調的短篇。這時著名賦家和賦作有王粲的《登樓賦》，曹植的《洛神賦》，魯褒的《錢神論》（賦體），阮籍的《大人先生傳》（賦體），孫綽的《天臺山賦》，陶淵明的《閑情賦》，鮑照的《蕪城賦》，江淹的《恨賦》、《別賦》，等等；而北朝庾信的《小園賦》、《枯樹賦》和《哀江南賦》，則更把抒情小賦和敘事長篇推向極致，千百年來一直爲人們所傳誦。

唐代是詩的天下，但也絕非某些人所說的『唐無賦』。唐以後歷代統治者多實行以詩賦取士。寫賦往往成爲文人們獵取功名的工具。許多賦作因而淪爲儒家經典的注腳，失去文藝作

品不可或缺的靈性。這類賦佳作極少。但應試以外的賦作仍然不少，其中優秀賦作仍時有所見，尤其是唐後期出現的一批以揭露諷刺社會弊端爲主調的小賦，更值得我們注意。魯迅稱唐宋的小品文是『一塌糊塗的泥塘裏的光彩和鋒銑』，拿此時的諷刺小賦來作比，也不見得遜色。這類賦有柳宗元的《牛賦》、《囚山賦》，杜牧的《阿房宮賦》，李商隱的《虱賦》、《蝎賦》，皮日休的《憂賦》、《霍山賦》、《桃花賦》，陸龜蒙的《蠶賦》、《後虱賦》，羅隱的《秋聲賦》、《市賦》，孫樵的《大明宮賦》，王周的《蚋子賦》，等等。

宋代以文賦著稱。明人吳訥在《文章辨體序》裏，引元人祝

堯譏刺文賦的話：「宋人作賦，其體有二，曰俳體，曰文體……若以文體爲之，則是一片之文，押幾個韻耳，而於《風》之優游，比、興之假托，《雅》、《頌》之形容，皆不兼矣！」明徐師曾在《文體明辨序》裏也說：「文賦尚理，而失於辭，故讀之者無詠歌之遺音，不可以言麗矣！」朱熹也有類似的批評。在這些人的眼裏，文賦幾乎無甚可取。這些批評是以偏概全，不正確，因而不可取。我們可以毫不含糊地說，在兩宋，祇要蘇軾一家和他的師（歐陽修）徒（所謂蘇門四學士）創作，就庶幾可撑起兩宋辭賦的大厦，如像歐陽修的《秋聲賦》，蘇軾的《前赤壁賦》、《後赤壁賦》這類千古絕唱，在文學史上能找出幾何！

金元人主中原，時間較短，社會不够安定，故成熟出色的賦家賦作較少。但金代的趙秉文、元好問，元代的趙孟頫、楊維禎等，都還是很出色的賦家。《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稱，楊維禎有《麗則遺音》四卷三十二首。『麗則』是借用漢揚雄的話，即：『詩人之賦麗以則。』這話雖有偏頗的一面，但也正表現其賦文的剛健中正的一面。楊維禎另有《鐵崖賦稿》二卷，未刊刻，另收賦四十八篇。可見楊的賦作是極爲豐富的。他的賦主要表現元末文人憤激悲涼之態。其《吊陳了翁賦》、《罵虱賦》、《些馬賦》、《乞巧賦》等都寫得極有特色。《四庫全書總目》稱他『才力富健，回飈馳霆激之氣』。宋濂在《楊廉夫墓誌

銘》裏稱他：『挫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精』，都可謂至論。

明清兩代，現存賦甚豐。單清賦估計就在萬篇以上。明清優秀賦篇也不欠缺，如明劉基《伐寄生賦》，方孝孺《友筠軒賦》，吳寬《哀流民辭》，徐獻忠《布賦》，王守仁《太白樓賦》，李夢陽《鈍賦》、《疑賦》，王廷相《猛虎賦》，何景明《東門賦》，楊慎《蚊賦》，王世貞《老婦賦》，湯顯祖《感宦籍賦》，黃尊素《壯懷賦》等，都是一時佳作。明清之交，還出現一大批抨擊閹黨亂政、反對異族侵略的賦作，夏完淳《大哀賦》，是其中之佼佼者。

清代最高統治者對賦特別重視，康熙就說，唐宋以賦取

士，「其時名臣偉人往往多出其中」，所以從他起，科舉多要試賦。他要人蒐集古來賦作，編輯成書，親加鑒定。并親自爲陳元龍的《歷代賦匯》作序。所以此後寫賦、注賦、編賦、研究賦的人很多，超過歷史上任何一代。

清賦內容形式相當豐富。其中歌頌祖國大好河山、反對列強侵略的賦篇特別值得我們珍視，如乾隆時人和寧的《西藏賦》，嘉慶時人徐松的《新疆賦》（此賦包括《新疆南路賦》和《新疆北路賦》），新疆、西藏古來就是我國美麗遼闊的國土的一個組成部分。還有易順豫的《哀臺灣賦》，章炳麟的《哀山東賦》，杜德輿的《哀遼東賦》，寫得很沉痛。大好河山淪人敵手，寧不

哀乎！

建國前後由於種種原因辭賦創作與研究基本斷絕。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着人們思想的解放，認識水平的提高，辭賦的價值漸爲人們所認識，研究辭賦的人漸漸多起來了。經過六次國際辭賦學術會議的召開，辭賦研究漸漸具有國際性的規模。現在，全國參加辭賦研究的高級人員近百人，其中有部分辭賦專業畢業的碩士生、博士生。大陸出版辭賦研究專著上百種，發表辭賦論文上千篇。前景十分光明。

與辭賦研究相比，辭賦創作却相對落後了。寫賦的人極少，傾全力作賦的人更少。在這方面，孫繼綱先生可以說是其

中的佼佼者，他從一九九三年以來已先後創作了《白雲山賦》、《龍門賦》、《牡丹賦》三篇大賦。

大家都知道，『賦兼才學』。在古代，沒有極高的文化修養的人是不敢寫賦的。晉陸機聽說左思在寫《三都賦》，即『撫掌而笑』，與弟陸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左思是一位『博覽名文，遍閱百家』的學者，陸機尚看不起，以爲他沒有資格寫《三都賦》。又，賦可粗分爲抒情小賦和鋪陳大賦兩類。從漢代起，寫鋪陳大賦很強調寫實，不得隨意虛構。司馬遷、揚雄、張衡批評前人賦作重要的一點就是虛構太多太濫。所以左思寫《三都賦》時，特別聲明他寫

人賦中的事物都是有根有據的：『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誌；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這種看法當然不盡正確，但也可看出賦家寫賦嚴肅認真的一面。持這種觀點就必然給賦家們提出難題，爲了寫大賦，就得作調查，對描寫對象作深入細致的考索。左思自己也正是這樣做的。他爲寫《三都賦》，就趁妹妹入宮機會，移家京師洛陽，『求爲秘書郎』，以便查閱有關圖籍文獻，又『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以後又向皇甫謐、陸機等請教，反復修改。嚴可均在《左思別傳》裏注：《三都賦》『屢經刪改，歷三十餘年，至死方休』。簡直是花費畢生的精力。《文心雕龍》說：『張

衡研《京》以十年。」《西京雜記》說，司馬相如寫《子虛》、《上林》賦時，「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桓譚在《新論·祛蔽》裏說：「余小時見揚子雲麗文，不自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小事作小賦，用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彌日瘳。子雲亦言，成帝時，趙昭儀方大幸，上甘泉，詔令作賦，爲之卒暴。遂困倦小卧，夢五臟出，以手內之。及覺，大少氣，病一歲。由此言之，盡思慮傷精神也。」

從上述事例不難看出，寫賦，尤其寫鋪陳叙事大賦，難度是相當大的，不僅要飽學，懂得訓詁，要有文才，而且要付出巨

大精力去作調查研究。孫先生寫作三篇大賦，不知要花費多少心血！如《龍門賦》，在概括龍門全貌之後，先寫龍門西岸石窟，「出潛溪而南行」，由北而南，由賓陽洞而萬佛洞、奉先寺、古陽洞、藥方洞。繼而寫龍門東岸，由南而北，從看經寺、萬佛溝、觀音龕、大萬五佛洞、寫到龍門十寺等，面對每一洞中佛像，先要辨認它們各自身份，爾後對其外形內心進行細致描繪，所有這些，肯定要付出巨大的勞動的。這點我們從其詳盡的注文中也可窺見一二。

在三篇賦中，我們隨時可感受到，作者飽含着對祖國山河景物的熱愛，運用形象的思維，展開想象的翅膀，對描寫的對

象進行盡情的謳歌。三賦筆觸靈活多變，或用俳句，或用騷句，或用散句，令人讀來目不暇接，美不勝收。我們要感謝孫先生爲我們創作了三篇壯麗美妙的大賦，我們也期待他爲我們創作更多優秀的賦篇。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注：龔克昌，山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

辭賦學會會長

總目錄

序……………龔克昌 一

□卷一

牡丹賦……………孫繼綱 一

外一篇：

與友論花賦……………孫繼綱 一四

附錄：

一 讀孫繼綱《牡丹賦》有感……………鄭傑文 二四